

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



Sister Carrie

嘉莉妹妹

商务印书馆

English and American Modern Literature Series

VOL. 101

SISTER CARRIE

by

Theodore Dreiser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an Shao-zhong —

潘 绍 中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rs

Beijing, 1979

内 容 提 要

《嘉莉妹妹》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两个最大城市——芝加哥和纽约。嘉莉是一个年青的农村姑娘，因羡慕大城市的物质生活来到了芝加哥。但是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等待着她的是失业和贫病交迫。她先后做了青年兜销员和酒店经理的情妇。后来她在纽约以一个偶然的機會成了名演员，挤入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然而，此时她感到早先那么吸引她的物质享受完全是空虚的，并没有为她带来幸福。作者通过嘉莉的遭遇，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本质。

为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本书书末附有详细汉语注释。本书适合于大学英语三年级学生或相当程度的读者阅读。

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

嘉莉妹妹

Theodore Dreiser 著

潘绍中注释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1/32 21 1/4, 印张 410 千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0册

统一书号：9017·870 定价：1.55元

出版者的话

《嘉莉妹妹》注释本，于1965年打好纸型，后因故未能付印。其间，指导此书注释工作的李秉汉教授不幸逝世。现在打倒了林彪、“四人帮”，批判了他们的文化虚无主义等极“左”思潮，此书始得以重新列入出书计划。现此书用原纸型付印，以应客观需要，序言和注释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谬误之处，衷心地希望英语界的专家们和亲爱的读者们批评、指正，以便以后需要再版时予以订正。

西奥多·德莱塞和他的《嘉莉妹妹》

一

美国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 于1871年8月27日诞生于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特勒侯特(Terre Haute)。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极度贫困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原籍德国,是个破产的毛纺工人,经常失业在家;全家十二口人往往要依靠勤劳的母亲给人洗衣、打扫来维持生活。迫于贫困,父亲和三个姐姐为了找工作到工厂较多的城市里去了;母亲则带着小孩子们住在生活费用较低的小镇上;有的孩子还不得不寄养在亲友家里。正像德莱塞自己回忆的那样,“……就在这个极易受到感染的时期……我在精神上染上了,感到了我家的贫穷、失败和不幸。……许多年来……冬天的来临总使我充满了十分令人压抑的不可名状的恐惧。……同样,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幸……都足以使我在思想感情上感到和肉体疼痛一样的悲哀……我总会感到无比地压抑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脱这种贫穷或苦难。”^①

但是,像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一样,德莱塞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解脱个人的和社会的贫穷和苦难。他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为死后上天堂是穷人的唯一出路;但德莱塞从实际生活中看出:这是“完全疯颠的理论和鬼话”。然而资本主义都市的发展和表

① 见德莱塞的自传《曙光》(Dawn, 1931), 107页。

面繁荣，以及资产阶级帮闲文学的欺骗宣传，却使得这位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新兴都市充满了幻想。他在 1887—1888 年左右来到中西部的大都市芝加哥，希望能在这里得到“财富”、“势力”、“大厦”和“美人”。

到了大都市后，他干过各种杂工：洗碗碟、擦炉子、开卡车、当跑街……得到的只是难以为生的饥饿工资。靠了一位旧日的中学老师的资助，德莱塞上了大学。他在大学的书斋里呆了一年，觉得一无所得。走出大学校门，他又回到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失业大军中去了。

这样，德莱塞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粉碎了他原来的许多幻想，使他逐渐看穿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逐渐看清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

但是德莱塞的思想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 1894 年左右接触了斯宾塞的著作以后深深地受了反动的“生物社会学”的影响，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使得他不可能对自己所揭露的社会罪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解决。一直到他 1927 年访问苏联和 1929—31 年目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大危机以后，德莱塞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并正确地指出美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

西奥多·德莱塞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题材则取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社会。

这是个资产阶级巧取豪夺，劳动人民倍受压榨，美

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时代。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二十世紀初期，美国由一个經濟比較落后的国家一跃而占据了世界工业生产的首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三分之二，成为美国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主宰。对内，他们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使人数众多的小农貧困破产而和潦倒的移民一起加入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另一方面又极力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他们处于政治上无权、經濟上毫无保障，生活、劳动条件异常恶劣的地位。对外，美国垄断资本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例如在1898年夺取了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并吞了夏威夷群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对压迫的斗争。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阶级斗争十分剧烈的时期。美国工人阶级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进行了組織工会的普遍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有1866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The National Labour Union)，1869年秘密建立的劳动騎士会(The Knights of Labour)，1881年創建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①等等。罢工斗争彼伏此起，在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下而酿成的惨案，更是屡见不鮮。

但是这样一个狂飈时代在当时的美国文学中却完全得不到反映。充斥坊間的全是些中世紀欧洲的浪漫传奇和穷孩子如何因“勤劳”、“善良”而发财的“美国式奇遇”；任何反映现实的作品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

^① 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由于被反动工人貴族控制，很快变成了为垄断資本利益服务的反人民工具。

堂”而遭到出版商的抵制。在文学艺术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他們的雇佣文人大肆宣揚資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和“永久性”，宣传他們的伪善的清教道德傳統，以此来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削弱他們反抗剝削的斗志并使剝削者更加“心安理得”地去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德萊塞作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而出現在美国文坛之上。他的第一部小說《嘉莉妹妹》(1900)尖銳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蝕性和空虛——这对粉飾太平的帮閑文学和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是一个大胆的挑战。在以后一系列的长篇巨作中，他仍然坚持了一絲不苟的现实主义創作方法。在《珍妮·葛哈特》(*Jennie Gerhardt*, 1911)、《天才》(*The "Genius"*, 1915) 和許多短篇小說中，尤其在《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 1925) 中，德萊塞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对貧苦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腐蝕和摧殘；他彻底暴露了所謂穷孩子可以靠“誠实工作”或与富人成亲而成为巨富的“美国式梦想”是騙人的鬼話，貧苦人民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出路的。社会腐蝕了許多出身貧苦的青年，誘使他們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然后又伪善地惩罚他們的“不端行为”或罪行，使他們痛苦、空虛，甚至把他們送上电椅——这就是許許多多的“美国悲剧”的根源。

德萊塞的《欲望三部曲》，即《金融家》(*The Financier*, 1912)、《巨头》(*The Titan*, 1914) 和《禁慾者》(*The Stoic*, 1947)，則从另一方面揭露了美国資本主义社会。这是一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家

史”。人們看到：美国資產階級不是靠什么“誠实的工作”，而是用尽了一切巧取豪夺的手段，从投机倒把、损人利己到操纵政府、营私舞弊，才搜括了大量的財富、吞吃了許多其他資本家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們也看到：美国資產階級絕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是道德敗坏、荒淫无耻、除了利己以外沒有任何原則的衣冠禽兽。

由于德萊塞的階級局限性和思想上所受的当时盛行的反动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也有一些重大的缺陷。首先，他虽然較為彻底地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但是却看不出社会的本質。因此他往往唯心地解释人們行动的动机；同时在描写上难免有巨細不分的自然主义傾向。其次，作为一个小資產階級分子，德萊塞对于資產階級总的來說虽然有認識、有揭露，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欣賞和原諒。例如他在描写資產階級分子时，對他們的“能力”、“才华”、甚至“人情”是頗为強調的。对于他的同階級人的向上爬，他一般地也是同情、原諒的。此外，由于他的經歷和階級立場的限制，他未能正确地表現工人階級的形象和他們的斗争。

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整个来看，德萊塞在他的上述主要作品中勾画出了十九世紀下半叶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国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比較深刻地揭露了美国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美国生活方式”，从而冲破了美国文坛的靡靡之音，继承了以馬克·吐溫为代表的美国十九世紀现实主义小說的优秀传统，开创了二十世紀现实主义小說的新阶段。而德萊

塞不願資產階級的攻擊、迫害^①或奉承、收買，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並且不斷前進，在1927年訪蘇後參加進步活動，撰寫政論文章來正面揭露資本主義制度，最後於逝世前（1945年8月）加入了共產黨——這更是美國現實主義作家的光輝榜樣。

三

《嘉莉妹妹》是德萊塞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美國兩個最大的都市——芝加哥和紐約。在這部作品里，作家主要通過表現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烏的典型性格以及敘述他們的經歷，來揭露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腐蝕性。

嘉莉出身貧寒，在經濟上與無產階級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她卻帶有小資產階級所特有的種種缺點：自私、無知，虛榮心很強，瞧不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充滿了幻想。可以說，她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里一心想往上爬的美國小資產階級，代表了那些滿懷着“美國式夢想”涌入城市的農民和遠渡重洋而來的移民。

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嘉莉的“美國式夢想”。她到了芝加哥後立刻就墮入了失業、貧困和疾病的泥淖中，跌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無產階級的行列。她發現依靠做工來謀求“幸福”是做不到的。但是這個使她不能靠“誠實的工作”取得溫飽的社會卻以種種資產階級物質

① 例如在1915年《天才》出版後，紐約市消滅罪惡協會等資產階級偽善組織向法院起訴，控告德萊塞“傷風敗俗”，要求給他刑事處分。後來僅僅由於國內外作家的聲援和“証據不足”，德萊塞才免于坐牢。

享受来誘惑她、腐蝕她。于是嘉莉墮落了，做了人家的情妇，但是仍然沒有得到“幸福”。在資本主义的美国，嘉莉的这段遭遇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这里，作家撕开了資產階級文学的伪善面紗，暴露了資本主义社会誨淫誨盜的本質。

最后嘉莉成了名演員，爬到了“社会的上层”，——自然，这是十分罕有的例外，作者也刻意強調了嘉莉成名的偶然性（見第四十三、四十四章）。但是嘉莉果真實現了梦想、得到了幸福嗎？她發現早先那么吸引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原来是极为空虛的：“她感到孤独……不幸福。她已經懂得了……在她目前的生活里沒有幸福。”这样，现实主义者德萊塞就从一个不很典型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极富有典型性的結論。

德萊塞用来揭露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主角赫斯特烏，从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来看，“完完全全是……美国上层階級（即資產階級）的一位有資格的成員”。和一切資產階級分子一样，赫斯特烏尽管在物質享受上十分优裕，在精神上却是空虛、孤独：他和妻子毫无感情、尔虞我詐；他的子女自私透頂，眼中根本沒有他这个父亲，他也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知交。

赫斯特烏解决苦悶的方式也很典型：他不是酒店里醉生梦死，就是在私下里纵欲放蕩。他对嘉莉的引誘只不过是資產階級老爷們“……以互相誘奸妻子为其特別的享乐”^①的通常行徑；而他之所以表現了一些“热情”，也只是因为在玩膩了資產階級妇女之后覺得嘉莉比較“新鮮”而已，其中并无半点真正的爱情。他

① 《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487頁。

因而身敗名裂，自然也引不起人們的同情。需要指出的是，他身敗名裂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他只是資產階級相互傾軋排擠中一條被吃掉的小魚而已。

在《嘉莉妹妹》一書中，德萊塞真實地写出了當時美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和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暴露了資產階級人與人的關係的冷酷無情，抨擊了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更重要的是，他相當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作用和它的腐朽與空虛，實際上宣布了一切對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幻想的破產——這就奠定了《嘉莉妹妹》作為美國二十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先驅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如果它能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打破對於這些關係的性質的傳統的幻想，粉碎資本主義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對於現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懷疑，那麼，縱然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確的解決，甚至沒有明顯地站在哪一邊，這部小說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①

但是我們要吸取這本書的精華，還必須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來批判它，揚棄其中的糟粕。首先我們必須看到：作家不能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他所揭露的社會現象而往往用“本能”、“欲望”或“情操”來作出唯心主義的解釋。他把虛榮、犯罪等社會制度的產物歸結為個人稟性的高低，認為道德是不可理解的，而且錯誤地把嘉莉之不能得到幸福總括為“人心的盲目追求……永遠不可能得到滿足”。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斯賓塞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不可知論的影響以及作者的階級局限性。

① 見《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27頁。

德萊塞的小資產階級局限性還表現在：他美化了小資產階級分子嘉莉往上爬的個人奮鬥精神。雖然他正確地反映了無產階級的困苦生活，但是他筆下的工人總是十分庸俗、無知，或者是些烏合之眾。對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德萊塞在揭露它的同時，有時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欣賞、嚮往的情調，自然他更不可能指出擺脫它的正確道路了。他在書中勾劃的正面人物，如艾姆斯，恰恰是最最蒼白、最最抽象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此外，就反映社會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說，《嘉莉妹妹》也是不夠的。

* * *

全書的注釋以及這篇序言的寫作都曾獲到李秉漢教授的指正；注釋中有些難點還曾請教過美國專家史克同志。這裡一併致以衷心的謝意。

潘紹中

1963年8月

THE EARLY ADVENTURES OF SISTER CARRIE

I am frequently asked for the story of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attendant upon the publication of my first novel—*Sister Carrie*. The interest of the story to me at this time lies
5 in the picture it presents of the moral taboos of that day as reflected by publishing conditions that made possible such an experience as mine in connection with *Sister Carrie*.

When I first turned to writing it was mainly
10 ly articles for magazines that occupied my attention. But having no such "happy" stories to tell as those that filled the pages of the popular magazines of the day, I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My own reactions to life were so diametrically
15 opposed to the fiction of that time. I then turned to a novel, beginning its first pages in the autumn of 1899 and finishing it in May, 1900. But even with the novel finished, I found little encouragement. I took it first to Henry Mills
20 Alden, editor of *Harper's Magazine*, who read the manuscript and, while expressing approval, at the same time doubted whether any publisher would take it. The American mass mind of that day, as he knew, was highly suspicious of
25 any truthful interpretation of life. However, he turned it over to Harper & Brothers, who kept it three weeks and then informed me that they could not publish it.

I next submitted it to Doubleday Page,

where Frank Norris occupied the position of reader. He recommended it most enthusiastically to his employers, and it seemed that my book was really to be published, for a few weeks later I signed a contract with Doubleday Page 5 and the book was printed.

In the meantime (as I was told by Frank Norris himself, and later by William Heinemann, the publisher, of London), Mrs. Frank Doubleday read the manuscript and was horrified by 10 its frankness. She was a social worker and active in moral reform, and because of her strong dislike for the book and insistence that it be withdrawn from publication, Doubleday Page decided not to put it in circulation. How- 15 ever, Frank Norris remained firm in his belief that the book should come before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persuaded me to insist on the publishers carrying out the contract. Their legal adviser—one Thomas McKee, who afterwards 20 personally narrated to me his share in all this—was called in, and he advised the firm that it was legally obliged to go on with the publication, it having signed a contract to do so, but that this did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selling*; in short, 25 the books, after publication, might be thrown into the cellar! I believe this advice was followed to the letter, because no copies were ever sold. But Frank Norris, as he himself told me, did manage to send out some copies to 30 book reviewers, probably a hundred of them.

After some five years, I induced J. F. Taylor & Company, rare book dealers, to undertake the publication of *Sister Carrie* providing I would precede it with a new novel. My 35

intention was to furnish them with *Jennie Gerhardt*, but my health being poor I could not complete it. In the meantime the plates of *Sister Carrie* and some bound and unbound
5 copies had been purchased by them for five hundred dollars or thereabouts. Later, having turned to editorial work, I laid up sufficient to repurchase the plates and copies and thereafter—until the reissue of the work by B. W. Dodge
10 Company—the same remained in my possession, and still do.

In 1901 *Sister Carrie* was published by Heinemann in London and gained considerable publicity. Acting on this, I took the manuscript
15 (in 1907, when I was editor of the Butterick publications) to the then newly formed publishing house of B. W. Dodge Company, who brought the book out in that year. In 1908 Grosset & Dunlap published *Sister Carrie*,
20 using the same plates, but even at that day the outraged protests far outnumbered the plaudits. Later, in 1911, it was reissued by Harper & Brothers, who had just published *Jennie Gerhardt*. Still later, after John Lane had thrown
25 me out on account of *The "Genius,"* it was taken over by Boni & Liveright and published. That was in 1917. And there its harried and varied wanderings ended.

Theodore Dreiser.

CONTENTS

Chapter

I. THE MAGNET ATTRACTING: A WAIF AMID FORCES	1
II. WHAT POVERTY THREATENED: OF GRANITE AND BRASS	13
III. WE QUESTION OF FORTUNE: FOUR-FIFTY A WEEK	21
IV. THE SPENDINGS OF FANCY: FACTS ANSWER WITH SNEERS.....	35
V. A GLITTERING NIGHT FLOWER: THE USE OF A NAME.....	51
VI. THE MACHINE AND THE MAIDEN: A KNIGHT OF TODAY	61
VII. THE LURE OF THE MATERIAL: BEAUTY SPEAKS FOR ITSELF	77
VIII. INTIMATIONS BY WINTER: AN AMBASSADOR SUMMONED	92
IX. CONVENTION'S OWN TINDER-BOX: THE EYE THAT IS GREEN.....	102
X. THE COUNSEL OF WINTER: FORTUNE'S AMBASSADOR CALLS	111
XI. THE PERSUASION OF FASHION: FEELING GUARDS O'ER ITS OWN.....	123
XII. OF THE LAMPS OF THE MANSIONS: THE AMBASSADOR'S PLEA	136
XIII. HIS CREDENTIALS ACCEPTED: A BABEL OF TONGUES	148
XIV. WITH EYES AND NOT SEEING: ONE INFLUENCE WANES	160
XV. THE IRK OF THE OLD TIES: THE MAGIC OF YOUTH	170
XVI. A WITLESS ALADDIN: THE GATE TO THE WORLD	185
XVII. A GLIMPSE THROUGH THE GATEWAY: HOPE LIGHTENS THE EYE	196